

不一样的晚报人

悦读



晚报主办的市民撞钟祈福新年活动。
黄哲



2016年,晚报启动“江海名镇行”全媒体新闻行动。5月19日,晚报副总编辑王健(右一)、记者陈静(中)在采访中。
徐培钦



晚报合唱队参加南通日报合唱比赛。
黄哲



报人版《超生游击队》。徐培钦

组版房里欢乐多

曹德军

报社在西寺路的时候,大楼内,有两个地方笑声最多。一个是老干部活动室,以李继老为代表的老同志,打八十分(那时没有攒蛋)、下土匪棋时,斗嘴不停,笑声不断;另一个就是晚报电脑组版房。

这两个地方,给向来严肃认真的报社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与轻松欢乐。

那时候流传甚广的报社“四大忙人”“四大名头”“四大名嘴”等等,好像就是在晚报电脑组版房的玩笑声中评议出来的。

组版房有多欢乐?就说一点:值班老总一般都是在看版室审看大样,但范总、宋总一有空就往组版房跑,因为这里笑声朗朗欢乐多,过来蹭开心。

快乐是一种能力。

笑声多的地方往往会有一到两个关键人物,要有幽默、有趣、爱开玩笑、能活跃气氛的人,也要有接得住、能配合开玩笑的人。

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晚报电脑组版房美女多,主任马儿有号召力。这是很关键的一点。

至于调侃搞笑,有司马牛和我就够了。

马儿,当年与杭天琪同为海峡歌舞团歌手,什么场面没见过?到哪里都能吼得住。后来因为家中原因回到南通,到报社印刷厂工作,真是屈才了。

关于马儿的故事太多,只能挑几个讲讲。

组版房一美女,几天不见上班。我问马儿,说是流产在家休息。我说,这要算工伤吧?马儿不解:这怎么好算工伤?我说,因为老公而受伤啊。大家先是一愣,继而哄堂大笑。我接着批评马儿:“团队里的人,你要管好。”她说,八小时之内我可以管,八小时之外不好管。我说,你看,八小时之外的事影响到八小时之内了吧?你让她现在来上班啊。马儿欲辩无言。

有一次吃饭,马儿与她老公都在。宋总夸他们两口子,极尽溢美之词。我提醒,夸人也要像做标题一样要言不烦。我用四个字就可概括他们两个人的特点,“人高马大”!大家拍案叫绝。

我们以马儿为谜面制作了多条谜语:她拉老公去赴宴,打一国名——马尔(儿)代(带)夫;劝她别抢跑,打一歌名——《马儿啊,你慢些走》;马儿印象,打一莫言作品——我让她自己猜,她猜不出。我说,只能提示两个字,“丰”“肥”。她得意而傲娇。

晚报组版房,女有马儿,男有蔡二。这两个人组合,就很强大了。他们都是做事又好又快且不厌其烦的风格(组版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修改)。

蔡二的特点是热心,朋友多,能喝酒,组织饭局的能力强。不管碰到什么难事,他似乎都能帮上忙。

蔡二一个电话,马上就能招来各路朋友。花生米、猪头肉、烧鸡公、木耳山药、韭菜炒鸡蛋……菜不讲究,但丝毫不影响喝酒吹牛,每次都是宾主尽欢。

组版房有意思的人不少:美女明华,魔鬼身材;美女飞云,媚眼电人;美女小张,当年谈了警察男朋友,我模拟他们约会时对话,大家听得非常过瘾;美女於同学,老公上海人,我用上海话讲的故事她回去复述,老公喷饭……

组版房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。组版人员改行做记者、编辑、校对、技术管理的大有人在,有的还成了骨干。

乍见之欢,不如处处不厌。

彼时,编辑与组版人员关系特别融洽,情同兄弟姐妹。常开玩笑,丝毫不影响工作,相反效率更高。加个班什么的,一声召唤,马上就来了,没有废话。编辑版面获奖了、评上先进了,会主动与组版人员约饭庆贺。每到年底,编辑与组版人员也会聚在一起吃个年夜饭,喝酒唱歌,加深感情。

报纸的每一块版面都是编辑与组版员精心打磨出来的。时间长了,彼此心领神会,基本上编辑把稿子一签发,组版员就把版子搭得差不多了。

组版房原来隶属报社印刷厂。印刷厂早先是事业单位,后来改制了,对大家影响不小。到目前,晚报组版房人员退休的退休,转岗的转岗,原来那支队伍算是散了。而我,也早就离开了编辑岗位。稍感安慰的是,组版房人员形散神不散,时不时还会聚聚。偶尔,我也会接到邀请。



2017年10月27日,在西寺路10号老报社办公楼的最后一夜,晚报夜班轮值人员在组版房内合影留念。次日,南通日报社所有部门全部迁入世纪大道8号报业大厦新址。
单峰

最白的白茶

王健

时间约在2008年的夏末,晚报奥运特刊结束后,地点是离《卧虎藏龙》竹林实景地不远处,我尊敬的同事蔡博士的一句话笑翻了全场,从此经久不衰,历久弥新。

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的蔡博士和这两年的蔡博士略有不同。他因无所不知,无所不谈,早早地被尊称为博士。在我看来,这才是真正的博士,那些多学了一门功课、熬到一张文凭的怎么能叫博士或者博士后呢。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,蔡博士这几年似乎非常爱戴墨镜和帽子,无论夏天还是冬天。当然,墨镜看上去是同一副,帽子则有多款花色。为此,我曾打心眼里赞过:除了王家卫,就这位兄弟会戴墨镜;除了这位兄弟,包括王家卫在内,就没人会戴帽子。

记得从前看过一篇文章,说孙中山先生平生三大爱好,革命、女人与读书。说起读书,又想起了军阀张作霖自撰的一副对联:书有未曾经我读,事无不可对人言。三大爱好,一副对联,我都不能冒犯,只可存疑。而对蔡博士,我一点疑问都没有,他的学问和爱好就像他的胸怀一样宽广。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,就是别问什么是他不懂的。有一次,正好我在场,有人听说他是博士,便指着桌上的螃蟹问它的学名叫什么,蔡博士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:中华长毛绒蟹。

问者惊讶,听者惊奇。

可是,对蔡博士来说,这能算什么呢?

有一年,晚报探索之旅车队浩浩荡荡开往青海湖,一路欢笑,一路谈汽车。谈到最后,那些司机都彻底服帖了。尽管蔡博士当时是整个车队里唯一不会开车的,但他同时也是唯一最懂汽车的。当他谈起汽车,那些司机除了开车就只有开开小差。

据说,又有一年,在扁豆即将下架的时候,传说中的蔡氏扁豆饭终于出锅了。真的是锅,满满一锅精锅。这可是蔡博士亲手独家秘制的扁豆饭。我虽然有幸得到邀请,却奈何不能前往,只是被接二连三地告知:你错过了这顿扁豆饭,绝对是一个终身遗憾。

可是,对蔡博士来说,这又能算什么呢?

还是来说说与茶叶有关的那一句话吧。

那是一次旅程的最后一站。很多人想买点安吉白茶回去,可又搞不懂、猜不透、拿不准,因此,跑了一条小街,还没谈得拢。

这时候,就该蔡博士出场了。他好像个老大一样吩咐手下人都不要做声,由他一个人来和老板娘谈,他只开口说了一句话,就搞定了老板娘,惊呆了一群人,结果老板娘不顾老板的阻拦,铁了心从冰柜的最隐秘处,就像掏心窝子一样掏出了那袋茶叶。

后来,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说,蔡博士和老板娘不约而同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,并且蔡博士还用食指在老板娘的手心里点了点,钩了钩,虽然,五个指头到底是五折优惠还是五点回扣,至今尚有争议,但大家因此买到了本来连见都见不到的白茶,还是对蔡博士的魅力表示了无限的赞美和有限的联想。

似乎,那时蔡博士没戴墨镜也没戴帽子,即便戴了也远没有现在这般酷,他其实只是当着大家的面,淡淡地和老板娘说了一句话,就搞定了。尽管后来蔡博士曾经单独找过我,心平气和地问我:健侯,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?可是,许多在场的人都表示,他确实说过,他们确实听过。

蔡博士说的这句有型有腔调的话是:

请把最能代表贵店最高水平的最白的白茶拿出来!

至今,这句话还不时在我耳畔回响:

请把最能代表贵店最高水平的最白的白茶拿出来!



2018年年初,江海晚报代表队参加集团工会组织的拔河比赛,获得第一名。
徐培钦